

被人遗忘的奥利斯

昨夜下了雪，小村庄的土地上便盖了薄薄的一层雪，从村头的公墓望去，一切尽是无暇的美丽。雪是神奇的，仿佛可以掩埋一切，谁也不知道白色下狰狞的污秽。

自然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这具半埋在雪中的尸体，尽管它与这安宁格格不入——那是一只猫的尸体，一只黑色的瘦弱的猫。

你如果路过这里，一定会从心里想：人类是多么强大的种族，杀死一只猫而已。毫不犹豫，自然也毫无悲悯。

人们自然更不会知道它的名字。或许还会奇怪：一只猫怎么会有名字？

它有。它叫奥利斯，一个平常的普通的猫的名字。它是一只流浪猫，似乎是不久才来到这个村庄，当然，没有人会注意这个小客人的来访，毕竟，奥利斯只是一只猫。

它其实是一只还算漂亮的猫——如果它身子不是那么孱弱，毛发不是那么凌乱的话。

它死在一个夜晚。

这是一只瘦弱的黑猫，轮廓便渐没在黑夜里看不真切。只是一对绿松石样的眼眸熠熠而光，却成了着漫漫长夜唯一的光源。它的眼眸是纯净的绿，大概比你在所有珠宝店里见过的宝石还要美丽的眼睛。那绿色的眼睛诡秘冷清，你会觉得它是深不可测的，镶嵌了雾霭一般模糊的光晕，我想在黑夜中看到这样一双眼眸，必然会感到恐惧。

迪安在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就恰恰幸运的装上了这样一双眼眸。他浅眠，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便醒来，目光准确的聚焦，对上了凌空悬在窗棂上的这一双眼眸。

没有熄灭的炉火摇曳着光影，迪安听见自己的冷汗流下他赤裸的脊背，划过湿湿的一条弧线。好像有人用双管猎枪顶住他的后背，将恐惧刺入身体。

迪安的手指骤然发凉，不由自主的缩了一下。

那双眼睛是冷的。

片刻，窗棂上的一双眼忽地眨了一下，身影耸动，一下又消失在暗夜天际。

那是一只猫，迪安立即反应过来。原来并不是什么鬼魅，只是一只黑猫而已。

只是，看见黑猫是不祥的。

他果断抓起墙上的猎枪，靠在窗户上。嘭，嘭，嘭！三声枪响。原本受了惊吓的蒿草也怯懦的不再摇晃。

打中了。

迪安是村里最好的猎手，这对他来说当然不算什么。只是迪安懊恼被吵醒的美梦，他披上件衣服出门看看这只可恶的猫。他很快找到了猫的尸体，轻蔑地踢了一脚，将尸体翻了个个。那一枪正好贯穿猫的后腰。这低级动物的廉价的血便汨汨的流出来。这只猫前爪微曲，背痛苦的弓起，而那双鬼魅般的绿色眼眸竟然还未合上！绿松石已没了光泽，两潭死水不澜不兴，宣示这主人的死亡。

死亡在刹那间。

尸体的温度渐渐降低，只有眼里的恨与恐惧还保留着触目惊心的余温。迪安看得很不舒服，风渐起，吹着蒿草又不安分的扭动腰肢，沙沙作响，听上去却哀婉凄凉。冬天的村庄安谧的诡异，竟开始下起雪来，白色点点洒洒，温柔而优雅。迪安皱眉，转身回到房子里去，“死猫！还有这该死的鬼天气！”迪安低声骂了句，被一只猫吓了个半死折腾这么久，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屋内迪安的鼾声再次响起的时候窗外的雪还未停。我想这真是可笑，难道一场雪就能将所有罪孽洗涮，这欲盖弥彰的外表下藏污纳垢。白雪是盖不住鲜血的殷红的。这殷红漫了一地，晕开了不规则的滩涂，白色，倒是衬得更加触目惊心。

第二天阳光暖软的时候，猫的尸体早已凉的彻底。

死亡即是寒冷，寒冷即是安宁。

“我厉害吧，一枪就干掉了，昨晚的天黑的吓人，多亏我枪法准……”迪安得意的夸耀自己的壮举，于是人们更加笃信迪安是神枪手。而成为人们口中谈资的奥利斯，仍然横在那里，枕着雪永远的睡着，无人问津。

当夜，发生了一件事。

村民们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以为是地震，慌乱中夺门而出却只见离他们不远的迪安的房子轰然倒塌。村里最年轻最好的猎户死了，死于一场诡异的房屋倾颓。他的尸体被拖出来的时候，上半身赤裸着，血流的到处都是，眼睛竟然也怒张着——

恐惧，彻骨的恐惧！

于是有人开始怪罪那只无名的猫，说是因为迪安射杀了猫而遭到报应。这种无稽之谈在弥漫之前就被推翻了。首先，村民们在转移尸体的时候看到了一只灰色的尖嘴野鼠从正在挥铲的一位村民脚边，他们随即发现有数十只老鼠，从这房子残破的躯体里窜出来。不仅如此他们还看见，这些家伙在疯狂的啃噬着腐烂的松香木。迪安的房子是自己从山里砍伐的松香木建造的，曾是他津津乐道的谈资。村民看见依稀可辨的房梁支柱，根部依然断裂，上面还有啮齿动物贪婪的齿痕。

罪魁祸首，正是这些老鼠！

你现在一定知道，那晚，奥利斯就是被这些老鼠所吸引到，它发现老鼠几乎已经毁掉这所房子，于是它跃上窗台，想要提示迪安，这睡得正酣的人类，可惜它忘记了，人是不懂，也不愿懂猫的种族啊，于是，奥利斯就死在了这个晚上，死在一闪念的恻隐里。

三天后人们把迪安葬在村头的公墓。所有人都参加了葬礼，缅怀这位年轻猎手的早逝。葬礼结束后，有几个村民回家加固了房子，他们可不想像迪安那样死去。没有人知道奥利斯的尸体哪去了，一夜之间不见踪影，仿佛不曾存在过。

温暖如期而至，春天很快就来了，庄园中忙碌的身影一夕之间多了起来。村里也重新有了最好的猎手。人们在忙碌中就会渐渐忘却痛苦，忘却死亡。迪安的名字刻在十字墓碑上，却被每个人遗忘。

如果你现在到村里问他们迪安是谁，他们会捻的下巴想一想，然后也许挥鞭告诉你，迪安是一个年轻的猎人，不过已经死了。他们语气中透露出淡淡的惋惜。他们还可能善意的提醒你：“异乡人，别忘了加固房子。”

不过如果你问起奥利斯——那只黑猫。人们绝对会认为你是个疯子，一只猫？一只叫什么奥什么的死猫？

他们当然不记得，也不会记得，那夜乱雪苍苍静静躺在那儿的渐渐冰凉的猫。

我只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告诉你，夜间的小村庄，常常传来尖利的叫声，你要是竖起耳朵却听不真切了。

我也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告诉你，在迪安生前住的地方的篱笆墙上，有人曾看见一双眸子

——一双绿松石般的冷冷眼眸。